

子部

文言小说

四库家藏

綱領

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○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邪誠也○

燕丹子

异苑

搜神记

世说新语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

燕丹子

◎ 杨序九

整理



提 要

《燕丹子》，作者不详，清代孙星衍认为此书是燕太子丹死后其宾客所撰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认为是“汉前”所作。但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载。至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著录。故不少学者认为乃东汉末至隋以前的作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：“其文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。”

本书所记燕太子丹及荆轲刺秦故事，早见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此后两汉著作中，如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、王充《论衡》诸书均曾提及。但本书所述“乌白头”、“马生角”、“蛟龙捧舆”、“黄金投龟”等事，都不大可能是事实，故为史家所不取。本书以历史事实为主干，附益流传的一些民间传说，成为后代小说家所经常采用的手法，故明代胡应麟认为它是“古今小说杂传之祖。”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三十二）

本书至明初犹存，永乐后逐渐失传。至清乾隆时，才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发现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后经孙星衍整理校订，先后收入《问经堂丛书》《平津馆丛书》。

此次整理根据《四部备要》中所收录《平津馆丛书》孙星衍校订本，参校《永乐大典》本及其他流行本，加以校点。



卷 上

燕太子丹质于秦，秦王遇之无礼，不得意，欲求归。秦王不听，谬言曰：“令乌白头，马生角，乃可许耳。”丹仰天叹，乌即白头；俯而嗟，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。为机发之桥，欲陷丹。丹过之，蛟龙捧舆而机不发。夜到关，关门未开。丹为鸡鸣，众鸡皆鸣，遂得逃归。故怨于秦，求欲复之，奉养勇士，无所不至。

丹与其傅鞠武书，曰：“丹不肖，生于僻陋之国，长于不毛之地，未尝得睹君子雅训、达人之道也。然鄙意欲有所陈，幸傅垂览之。丹闻丈夫所耻，耻受辱以生于世也；贞女所羞，羞见劫以亏其节也。故有刎喉不顾、据鼎不避者，斯岂乐死而忘生哉，其心有所守也。今秦王反戾天常，虎狼其行，遇丹无礼，为诸侯最。丹每念之，痛入骨髓。计燕国之众，不能敌之，旷年相守，力固不足。欲收天下之勇士，集海内之英雄，破国空藏，以奉养之。重币甘辞，以市于秦。秦贪我赂，而信我辞，则一剑之任，可当百万之师。须臾之间，可解丹万世之耻。若其不然，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，死怀恨于九泉，必令诸侯指以为笑。易水之北，未知谁有！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。谨遣书，愿熟思之！”鞠武报书曰：“臣闻：快于意者亏于行，甘于心者伤于性。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，除久久之恨，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。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，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。事必成然后举，身必安而后行，故发无失举之尤，动无蹉跌之愧也。太子贵匹夫之勇，信一剑之任，而欲望功，臣以为疏。臣愿合从于楚，并势于赵，连衡于韩、魏，然后图秦，秦可破也。且韩、魏与秦，外亲内疏。若有倡兵，楚乃来应，韩、魏必从，其势可见。今臣计从，太子之耻除，愚鄙之累解矣。太子虑之。”太子得书，不说，召鞠武而问之。武曰：“臣以为：太子行臣言，则易水之北，永无秦忧，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。”太子曰：“此引日漫漫，心不能须也。”



鞠武曰：“臣为太子计熟矣。夫有秦，疾不如徐，走不如坐。今合楚、赵，并韩、魏，虽引岁月，其事必成。臣以为良。”太子睡卧不听。鞠武曰：“臣不能为太子计。臣所知田光，其人深中有谋，愿令见太子。”太子曰：“敬诺。”

四

库

家藏



卷 中

田光见太子，太子侧阶而迎，迎而再拜。坐定，太子丹曰：“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，乃使先生来降弊邑。今燕国僻在北陲，比于蛮域，而先生不羞之。丹得侍左右，睹见玉颜，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，令先生设降辱焉。”田光曰：“结发立身，以至于今，徒慕太子之高行，美太子之令名耳。太子将何以教之？”太子膝行而前，涕泪横流曰：“丹尝质于秦，秦遇丹无礼，日夜焦心，思欲复之。论众则秦多，计强则燕弱，欲曰合从，心复不能。常食不识位，寝不安席。纵令燕、秦同日而亡，则为死灰复燃，白骨更生。愿先生图之！”田光曰：“此国事也，请得思之。”于是舍光上馆，太子三时进食，存问不绝，如是三月。

太子怪其无说，就光，辟左右问曰：“先生既垂哀恤，许惠嘉谋，侧身倾听，三月于斯，先生岂有意欤？”田光曰：“微太子言，固将竭之。臣闻骐骥之少，力轻千里，及其罢朽，不能取道。太子闻臣时已老矣。欲为太子良谋，则太子不能；欲奋筋力，则臣不能。然窃观太子客，无可用者：夏扶，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，脉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；武阳，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光所知荆轲，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变。为人博闻强记，体烈骨壮，不拘小节，欲立大功。尝家于卫，脱贤大夫之急十有余人。其余庸庸不可称，太子欲图事，非此人莫可。”太子下席再拜曰：“若因先生之灵，得交于荆君，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。唯先生成之！”田光遂行。太子自送，执光手曰：“此国事，愿勿泄之！”光笑曰：“诺。”

遂见荆轲，曰：“光不自度不肖，达足下于太子。夫燕太子，真天下之士也，倾心于足下，愿足下勿疑焉。”荆轲曰：“有鄙志，常谓心向意，投身不顾；情有异，一毛不拔。今先生令交于太子，敬诺不违。”田光谓荆轲曰：“盖闻士不为人所疑。太子送光之时，言此国事，愿勿泄。此疑光也。是疑而生于世，光所羞也。”向轲吞舌而死。轲遂之燕。



卷 下

荆轲之燕。太子自御，虚左，轲援绥不让。至，坐定，宾客满坐。轲言曰：“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，说太子不世之器，高行厉天，美声盈耳。轲出卫都，望燕路，历险不以为勤，望远不以为遐。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，接之以新人之敬，所以不复让者，士信于知己也。”太子曰：“田先生今无恙乎？”轲曰：“光临送轲之时，言太子戒以国事，耻以丈夫而不见信，向轲吞舌而死矣。”太子惊愕失色，歔歔饮泪曰：“丹所以戒先生，岂疑先生哉！今先生自杀，亦令丹自弃于世矣。”茫然良久，不怡民氏日。太子置酒请轲。酒酣，太子起为寿。夏扶前曰：“闻士无乡曲之誉，则未可与论行；马无服舆之伎，则未可与决良。今荆君远至，将何以教太子？”欲微感之。轲曰：“士有超世之行，不必合于乡曲。马有千里之相者，何必出于服舆？昔吕望当屠钓之时，天下之贱丈夫也；其遇文王，则为周师。骐骥之在盐车，弩之下也；及遇伯乐，则有千里之功。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，服舆而后别良哉？”夏扶谓荆轲曰：“何以教太子？”轲曰：“将令燕继召公之迹，追甘棠之化，高欲令四三王，下欲令六五霸，于君何如也？”坐皆称善，竟酒，无能屈。太子甚喜，自以得轲，永无秦忧。

后日，与轲之东宫，临池而观。轲拾瓦投龟。太子令人奉槃金丸，轲投尽复进。轲曰：“非为太子爱金也，但臂痛耳。”后复共乘千里马，轲曰：“闻千里马肝美。”太子即杀马进肝。暨樊将军得罪于秦，秦求之急，乃来归太子，太子为置酒华阳之台。酒中，太子出美人能琴者。轲曰：“好手琴者。”太子即进之。轲曰：“但爱其手耳。”太子即断其手，盛以玉盘奉之。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，同床而寝。

后日，轲从容曰：“轲侍太子，三年于斯矣。而太子遇轲甚厚：黄金投龟，千里马肝，姬人好手，盛以玉槃。凡庸人当之，犹尚乐出尺寸之



异苑

◎ ◎
〔南朝·宋〕

黄运云

刘敬叔

整理 著



长,当犬马之用。今轲常侍君子之侧,闻烈士之节,死有重于太山,有轻于鸿毛者,但问用之所在耳。太子幸教之!”太子敛袂正色而言曰:“丹尝游秦,秦遇丹不道,丹耻与俱生。今荆君不以丹不肖,降辱小国。今丹以社稷干长者,不知所谓。”轲曰:“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。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,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。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,犹使羊将狼,使狼追虎耳。”太子曰:“丹之忧计久,不知安出。”轲曰:“樊於期得罪于秦,秦求之急。又督亢之地,秦所贪也。今得樊於期首、督亢地图,则事可成也。”太子曰:“若事可成,举燕国而献之,丹甘心焉。樊将军以穷归我,而丹卖之,心不忍也。”轲默然不应。

居五月,太子恐轲悔,见轲曰:“今秦已破赵国,兵临燕,事已迫急,虽欲足下计,安施之?今欲先遣武阳,何如?”轲怒曰:“何太子所遣,往而不返者,竖子也!轲所以未行者,待吾客耳。”

于是轲潜见樊於期曰:“闻将军得罪于秦,父母妻子,皆见焚烧;求将军,邑万户,金千斤。轲为将军痛之。今有一言,除将军之辱,解燕国之耻,将军岂有意乎?”於期曰:“常念之,日夜饮泪,不知所出,荆君幸教,愿闻命矣。”轲曰:“今愿得将军之首,与燕督亢地图,进之,秦王必喜,喜必见轲,轲因左手把其袖,右手搥其胸,数以负燕之罪,责以将军之仇,而燕国见陵雪,将军积忿之怒除矣。”於期起,扼腕执刀曰:“是於期日夜所欲,而今闻命矣!”于是自刭。头坠背后,两目不瞑。太子闻之,自驾驰往,伏於期尸而哭,悲不自胜。良久,无奈何,遂函盛於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。武阳为副。

荆轲入秦,不择日而发。太子与知谋者,皆素衣冠,送之于易水之上。荆轲起为寿,歌曰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高渐离击筑,宋意和之。为壮声则发怒冲冠,为哀声则士皆流涕。二人皆升车,终已不顾也。二子行过,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。二子行过阳翟,轲买肉,争轻重,屠者辱之。武阳欲击,轲止之。

西入秦,至咸阳,因中庶子蒙白曰:“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,今奉樊於期首与督亢地图,愿为北蕃臣妾。”秦王喜,百官陪位,陛戟数百,见



燕使者。轲奉於期首，武阳奉地图。钟鼓并发，群臣皆呼万岁。武阳大恐，两足不能相过，面如死灰色。秦王怪之。轲顾武阳前谢曰：“北蕃蛮夷之鄙人，未见天子，愿陛下少假借之，使得毕事于前。”秦王曰：“轲起，督亢图进之。”秦王发图，图穷而匕首出。轲左手把秦王袖，右手揕其胸，数之曰：“足下负燕日久，贪暴海内，不知厌足，於期无罪而夷其族。轲将海内报仇。今燕王母病，与轲促期。从吾计则生，不从则死！”秦王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从子计耳。乞听琴声而死。”召姬人鼓琴。琴声曰：“罗縠单衣，可掣而绝。八尺屏风，可超而越。鹿卢之剑，可负而拔。”轲不解音。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，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。轲拔匕首擿之，决秦王，刃入铜柱，火出。秦王还，断轲两手。轲因倚柱而笑，箕踞而骂曰：“吾坐轻易，为竖子所欺，燕国之不报，我事之不立哉！”



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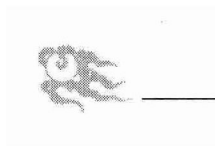
《异苑》，魏晋六朝志怪小说集。撰者系晋末宋初刘敬叔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，生卒年不详。初任中兵参军，继任南平国郎中令，后因得罪南平郡公刘毅，被免官。刘宋时，召为征西长史，元嘉三年（426），人为给事黄门郎，大约在泰始年间（465—471）去世。

《异苑》十卷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有著录。虽然唐以后的一些书目中很少著录，但各种类书中广有征引。其内容一般不出今传十卷本之范围。可见此书并未失传。今本大体能保存古本面目。在六朝志怪中能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者，《异苑》是惟一的一种。仅此一点，就足以说明此书的价值。

《异苑》之名，系仿刘向《说苑》，指荟萃各种奇闻异事，如园苑之缤纷。本书记录各种奇闻异事、吉凶征兆、神鬼妖厉之类。时间虽始于先秦，但以晋代事迹为多。书中不少异事常为后人所称引，如“温峤燃犀”、“陶侃胡奴”、“迎紫姑神”等则，对后世影响都很大。

此书今存383则，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文字流畅简洁；缺点是叙事过简，有叙述而乏描写，典型体现了六朝小说“粗陈梗概”的风格。清周中孚说它“修辞命意，颇有古致，无唐以下小说冗沓之习”（《郑堂读书记》卷66）。这其实正是它的不足之处。

本书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为依据，并参考了《津逮秘书》本，整理点校而成。



目 录

卷一(二十五则)	1
卷二(三十七则)	7
卷三(五十七则)	15
卷四(六十五则)	28
卷五(三十八则)	42
卷六(四十一则)	52
卷七(三十三则)	64
卷八(四十六则)	73
卷九(二十则)	85
卷十(二十一则)	91

